

访 草

陈冠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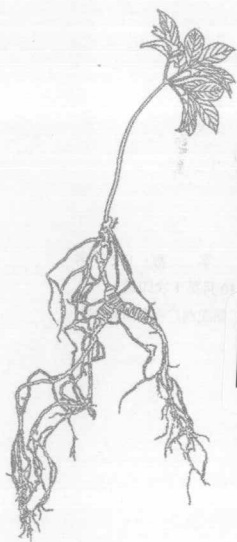


NLIC2970939255

访草



陈冠学 著



NLIC297093925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访草 / 陈冠学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086-4224-6

I. ①访…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12014号

©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 独家出版。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版权所有, 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 禁止对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访草

著 者: 陈冠学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52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3-595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224-6 / I · 443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陶渊明



目 录

午夜 001

感触 007

田园今昔 011

弃猫 029

家居的野趣 047

访草 059

报春 065

狗 069

小女儿的虫鸟朋友 077

秋 087

《植物哲学》之一：我们欠植物多少恩 093

《植物哲学》之二：植物之美 101

《植物哲学》之三：植物之性 107

美丽旧世界：死而不亡 117

美丽旧世界：盗亦有道 119

- 小孩子 123
- 厌富者 129
- 给小女儿的头一封信 135
- 复释半寄的信 145
- 一只人与一个人 149
- 小蓓 161
- 小说家的梦与现实：温吞岛 167
- 盲人岛（一名：无罪恶之岛） 181
- 声音 191
- 人与人性 205
- 写在小女儿《梭罗传》译文之前 215
- 下淡水之冬 221
- 父爱 225
- 变 233
- 地球——生命之星 239
- 阳光 243
- 福尔摩沙 249
- 麻雀 255
- 鹅 265
- 蛇 273
- 平和的心境 285

夜色柔得像黑天鹅绒，是午夜时分。

城里的美姑娘睡熟了，爱情的烦恼被遗落了。她们的爹娘也睡熟了，官场的荣辱、商业的得失被遗落了。门役和工人都睡熟了，卑贱被遗落了。村里的牧童也睡熟了，牛羊被遗落了。他们的爹娘也睡熟了，锄头和犁铧被遗落了。病人也睡熟了，疾痛被遗落了。午夜罩下酣睡，而酣睡不跟死一样把人摧毁，却跟死一样剥下了人们的不安、焦虑或挂念，乃至痛苦与不幸。这是人们一天里唯一获得解脱的时辰，没有梦，更不会有记忆。

这幸福的时刻轻轻地罩着，在城市之上，在村庄之顶；田野也罩着，以繁星的微光，以夜风的轻荡，以铃虫的唧唧，以大地的沁凉。

路漫漫，在黑暗里，它们几乎又恢复到原始之身——草莽的原野，也在享受着这一份时辰，遗落着人的践踏、车的碾压。可是，这里却有一条路被踩醒了，一个人走在它的上面。黑暗中，

一个更黑暗的巨大人影在行进。赤裸裸的饥饿煎熬着他，他无法睡，他束紧腰带计算着。现在，人们睡熟了，他出发，向番薯地。

可怜，当每个人都享受着各人的一份酣睡和自遗时，他却还得醒着，醒着毫不含糊地去领受他的痛苦，没得解脱。

他没看见天上的星点，也没听见铃虫的鸣声。他拿沙沙的脚步声和辘辘的肠转声相应，他想肚子里应该听得见他在赶路。他像哄小孩似的说：“就到了。”他来到了一条渠堑之前，渠堑约有六尺宽。他停了步，那边便是番薯地。他搜寻着，把全副心力推到两眼，没看见有什么；然后又推到两耳，也没听见有什么。“好！”他说，“没人！”“唰”一声他跨过那道堑。现在，他蹲在番薯垅间了。他再度谛听，细察，真的没人。

他坐下来，就手边拔出一株番薯。这一株只有三条薯，他把番薯藤扯掉，把番薯拿在手里相碰，抖落松土，然后拿了一条在手心里擦，把尚未抖落的松土擦去，于是塞进嘴里。三条薯下了肚，肠转得更响。他又拔了第二株。蓦地，“噗”一声有什么落在他身后。他急忙反身伸出右腿，横扫了过去。这是他应付突击从未失手的一着。他拿这横扫去打击突击者的小腿，使他即刻跌倒，并且一时再也爬不起来，而他，一只偷吃庄稼的巨大山猪，便乘机逃掉。他觉得像是扫了个空，不由一惊；可是有个东西从空中落了下来，正跌在他跟前。他定睛细看，看不出是什么；那东西和大地同一颜色。他俯下去摸，是一只野兔。“嘿，你这畜生，吓了我一跳！正好带回去与爹配饭。”

他又坐下来继续疗治他的肚子，他不时听见蔗田里传来山鼠

格斗的叫声。他骂着：“畜生！你们哪地方没东西吃？偏要吃人家的甘蔗！我若是有你们那般富裕，还会做贼？”他抓起了一块石块，朝那发声处掷去，格斗声即刻停止，可是只一会儿又吵起来了。

番薯地的那一头也时有鹌鹑闷闷地哼着。他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捡拾着附近发出的每种声音；这些声音他非常熟悉，他是在这些声音里长大的。他想，这一只是母的，它在孵卵。他抓起了一块石头，又放了下去。“也罢，”他说，“就是打中了，还是找不到它，留着它。”他昂昂头，看见满天星斗，叹了一口气，说：“真美！老天把这样美丽的景色，留在夜里摆出来，岂不是白摆？有几个人能够不睡觉来欣赏它？可是依我说，还是睡觉的好！”说罢伸了个欠。鹌鹑又哼了一声，这一次哼得很长。他说：“鬼东西，哼这么长做什么？难道你梦见了什么啦？你要是我可就没这睡福享了！”他这一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比鹌鹑哼得还长。

现在，饥饿去了，他的记忆恢复了，他记起了他的不幸。他埋怨着：做一只鹌鹑多好！什么都好，只要不是人，不是跟人有关系的东西——我可不愿意做一头牛或一只鸡。这些野地里的东西，不耕不作，却有的吃，我没耕没作的，就没了吃。它们吃人家的东西，和吃老天爷的东西一样没分没会，说吃就吃，心里没半点儿不是。我吃人家的东西，可要惭愧。它们大吃小，我八尺大汉，粗手粗脚，却不能抢。禽兽的气力用着抢吃，人的气力可不能，我白扛着这把气力，放着发霉，连自家一条命也难保，却常常挨饿。他越想越迷惑：我到深山里去，当一只大猴子，猴子

能活我也能活。我吃树上长的东西，老天不会跟我计较，我也不必惭愧。没什么理由叫我一定要做一个人，人还不是禽兽装的？脱光了衣裤，哪一点不像禽兽？他想罢又昂昂头，透一口闷在肚子里的怨气。他又看到了当额的繁星，他把整个天空扫视了一遍，嘴里溢出几句话：“全睡着了，地上闭了一只眼，天上就闪出一粒星。日一落，西边一只独眼龙便睡着了，西天上就闪出一粒亮晶晶的星；接着小孩子们睡着了，天上闪出许多小星星；大家全睡着时，天上布满了星。可是，天上还少两粒星，我还没睡。唉，大家睡得多甜蜜，满天星都闪着幸福的光！可是，我呢？”说着他滴下几滴眼泪。

鹤鹑又哼了一声，他从沉思里回复了过来，探手又摸到一株，可是，即刻又缩回了手。他说：“我得看看我已经吃了多少了？”他回头一打量，原来他已从垌头移进了一丈远。“不能再吃了，一口也不能再吃了，没有理由再吃一口。”于是，他站了起来，把两垌拔掉的番薯藤拢到田头，堆成一堆，然后跨过那道堑，站到路上。“唉，何时了结？”他叹罢向番薯地回望了一眼，打算要走。“啊，差点儿忘了，也罢，就留下来，抵一部分番薯吧！不，我的债还是归我自己负，阿爹几时吃到好东西。”说罢又跨过那道堑，回到田里。

就在垌头找到了那只野兔。他拿在手里掂了一掂，可有三斤重，不由心喜，咧嘴微笑。他想，这可够爹配一整天饭了，明早上爹看了一定会欢喜。他想着，于是心里便浮现出那情景来：他爹那老脸上的喜笑，就展现在他的眼前，展现在这黑黝黝的夜色

之上。他望着，就望着他爹的笑脸，他向堑前不经意地移着脚步。忽地，他觉得右脚脚背上受到了刺蜇，便急忙俯下身去看，却没看见什么，这时他觉着脚底下像是踩着了什么，于是探手抓起那东西。“啊，是蛇！”再凑近一看，不由大惊。“百步蛇，百步蛇！”他高声喊着。那条蛇已经瘫痪，脊髓骨早被踩得两头脱了臼，拿在手里一些儿也不动弹。他将那条蛇用力摔在地上，然后蹲下去摸他脚背上的伤口。“来不及见爹了。不，还要见见爹！”于是他提起那只野兔站了起来，急忙跨过那道堑，踏上来时的路，狂奔而去。

夜仍深沉，午夜未央，满天繁星依然闪烁着，幸福的时刻仍轻轻地笼罩着整面大地。

像人心这样敏感的东西，怎能没有感触？尤其有一些人，天生便是多愁善感的。也有一些人，或是因为生活方式或职业的关系，也不能不敏感。即使一般的人，虽或平素少用心思，或因生活方式职业无暇及此，也不能无感触。而大抵说来，感触是随年事而俱增的。人越是生活，便越多感触。生活得深，感触也就随之而深；生活得阔，感触也随之而阔；生活得复杂纷繁，感触也就随之而复杂纷繁。年和事，在一般来说是成正比例的。但世上也有一些幸福的人，年龄增加了，人事却未增加，像这样的人，感触也就永远不会增加；换句话说，生活得浅，感触当然也浅，生活得狭，感触当然也狭，甚至若没有生活，当然就没有感触。一些索居深山的修道人，如方士和尚，便是希求过没有生活的日子，因此像这样的人，或许真的可以息心止想，获致无感触的清静人生。但这样的人毕竟为数甚少，大多数人都免不了有感触，只是所感所触或深或浅，或大或小，或广或狭，或纯或杂，

在程度上有些相差而已。说来奇怪，世上竟有一些人，专在感触中过生活，他们不避生活，或更可以说有意钻进生活中，从自我到人世乃至宇宙，而过着一种极其复杂深刻广大的感触生活，从而透现出一副多彩多姿的生命，在情感上，达到不易获得的升华。这便是世人共同景仰的所谓诗人，也是世人共同感叹的所谓骚人——骚是忧的意思，是人世上最不幸而又最幸福的特殊人物。

有有感触的感触，有无感触的感触。这话乍听之下，或令人觉得矛盾，爱好逻辑的人更有此感，当然这里也许有点儿语病，但事实却是这样的。一般人只能有即境的实感实触，这样的感触是零碎的，有时竟是情绪的；大抵说，只能在生命的肤层上，投下一点儿即刻的刺激而已，很少能透入生命本身的中心，在生命本身上激起较大的震撼或留下较深的烙印。另有一种感触，是就生命本身，就世界本身，就宇宙本身，直感而触，像这样的感触，是一触永触，无法收煞的。这样的感触可说是一种致命的感触，其中滋味个里自知，难为外人道，是一种最不幸的感触，因之也令人落入最不幸的人生中。不过，这种人生，这种神秘而又最真实的感触，也导致人升入某种高深的境界，而达到一种升华人生，说来竟是最幸福的。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感触，因之，一个人有一个人自尝自味到的人生；一段生活有一段生活的感触，因之，一段人生有一段人生的滋味；而没有感触的生活便是一种无味的人生——虽然在修道人来说，那正是他们的目的；而多感触的生活，便是一种多滋味的人生了。

